

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罪恶与惩罚



(奥地利) 约·马·西默尔
江苏人民出版社



罪 恶 与 惩 罚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
陈思义 朱小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Johannes Mario Simmel
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Droemersche Verlagsanstal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 Zürich 1970

罪 恶 与 惩 罚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

陈思义 朱小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六合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402,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350册

书号：10100·883 定价：3.25 元

责任编辑 赵更生

前 言

奥地利当代作家约翰纳斯·马里奥·西默尔（Johannes Mario Simmel）一九二四年四月生于维也纳，早年当过记者，在德语国家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多产作家。他拥有广泛的读者，其作品的发行量在德语国家中名列前茅。

西默尔的作品大多以针砭时弊，揭露罪恶，反映现实，扬善惩恶以及歌颂正义和纯真的爱情为主题。其作品构思巧妙，风格新颖，情节曲折，引人入胜，通俗易懂，因此深受读者的欢迎。

《罪恶与惩罚》（原名《吉米走向彩虹》）是西默尔一九七〇年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发生在奥地利某大城市的一个真实事件为基础，经过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艺术加工，虚实相间，写成这部洋洋几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瓦莱里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和她周围众多人物的命运，以及通过美、苏、法三国的特务机关和原纳粹分子弗里德永沆瀣一气的情节，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及战后超级大国为加强军备既互相勾结又互相斗争的严峻现实。作者还借用维也纳枢密官格罗尔之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超级大国竞相研制生化武器的事实。因此小说的主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在马努埃尔和伊雷妮的爱情问题上小说的寓意也是很深的。两位年轻人的父辈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按常理说，两人

的爱情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作者不落窠臼，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两人的爱情，这绝不是偶然的。作者正是想利用这两代人的不同遭遇，来劝戒人们：青年人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背历史的包袱，而应该排除前隙，和睦相处，乃至相爱。

小说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颇具特色。书中出现了三十多个不同形象的人物，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作者没有限于平铺直叙的描写，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发掘，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寓于言语和行动之中，使人有听其言如见其人之感。

瓦莱里是作者下墨的重点，她在书中始终没有出现，但通过人们的回忆，一个忠于爱情、疾恶如仇的女性跃然纸上。瓦莱里美丽、善良、心地纯洁，在她的心目中，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说她唾弃了世俗的偏见，不顾家庭的反对同犹太人保罗结合是一种高尚的爱情，那么，为了保护儿子，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名誉受玷污，忍耻受辱打官司，则体现了另一种伟大的母爱。从她的身上读者看到了真善美的体现，看到了爱憎分明的可贵品质。

对其他一些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如单纯和执著的阿兰达，胆小怕事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书店老板马丁·兰道，既要维护国家利益而又不肯公开得罪大国的维也纳枢密官格罗尔，作风放荡、但尚留有一点人性的双重特务娜拉·希尔，以及心狠手辣、老奸巨滑的美、苏、法特务头子等等，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在情节安排上也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作品一开始，就有一名枪手要暗杀阿兰达，但反被另一名枪手所杀害，这就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诸如此类的悬念，在小说中一个

接一个，此伏彼起，强烈地吸引着读者。

小说的结构比较新颖。作者采用了先面后点，多层次，多线索的结构形式。初读起来，使人有纷繁杂乱之感，但再读下去，就若有所悟，直至读到最后才恍然大悟。

小说在揭露造成瓦莱里一家灾难的根源时，虽然也谈到了纳粹帝国的反动政策，但揭示得还不够深刻。弗里德永虽是瓦莱里一家悲惨命运的直接责任者，但归根结底还是由希特勒法西斯的反动政策造成的。另外从书的整个结构来看，有些段落不够紧凑，给人以松散之感。译文对一些地方作了删节。

由于译者水平和经验有限，缺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

主要人物表

- 保罗·以色列·施泰因费尔德 电台播音员,犹太人。
- 达尼尔·施泰因费尔德 保罗弟弟,科学家。
- 海因茨·施泰因费尔德 保罗儿子。
- 瓦莱里·施泰因费尔德 保罗妻子。
- 玛尔塔·瓦尔德格 瓦莱里妹妹。
- 伊雷妮·瓦尔德格 玛尔塔女儿,实为瓦莱里所生。
- 马丁·兰道 书店老板,瓦莱里好友。
- 奥蒂利厄·兰道 马丁姐姐。
- 拉斐尔·阿兰达 原名卡尔·弗里德永,法西斯分子。
- 马努埃尔·阿兰达 拉斐尔儿子。
- 沃尔夫冈·格罗尔 奥地利保安局官员。
- 奥托·福斯特尔 律师,反法西斯主义者。
- 鲁道夫·施泰因 保管秘密材料的律师。
- 罗曼·巴里 画家,原名彼得·哈贝尔,中学时代曾告发过海因茨。
- 比安卡·巴里 画家妻子,海因茨中学时的女友。
- 赫明娜·利波夫斯基 瓦莱里房东,证人。
- 让·梅西 一路顺风旅行社经理,法国特务头子。
- 吉尔贝特·格兰特 美洲人汽车配件公司经理,美国特务头子。
- 费多尔·桑塔林 奥苏大学生友好协会主席,苏联特务头子。

皮埃尔·拉瓦锡 里茨饭店接待部代理主任，特务。

罗马脱 化名阿勃勒·彼得，里茨饭店经理，特务。

阿尔方斯·路易·克萊隆 法国特务。

戴维·帕克 原名霍华德·凯恩，枪手，特务。

卡尔·弗莱明 德国特务头子。

娜拉·希尔 妓院老鸨，双重特务。

杰克·卡迪夫 娜拉的情人，英国情报员。

第 一 部

1

他们要求子弹必须击中头部，为此专门请来了克莱隆，他是枪击头部的里手。

克莱隆暗暗思忖，自己对马努埃尔·阿兰达的情况一无所知，当然他们也不会告诉他的。克莱隆只知道，他们想置阿兰达于死地，而且越快越好。

马努埃尔·阿兰达走出坐落在克恩滕环形路旁的里茨饭店，当他登上租来的蓝色梅塞德斯牌轿车时，他们就指给克莱隆看了。他们还在阿兰达走进镰刀路的法医研究所，在大街上，甚至在山岭路的保安局门前出现的时候，都指给克莱隆看了。他们给他看照片，给他看偷拍的八毫米彩色影片，让他充分地研究这个人的外貌、身材、头形、走路的姿势以及动作的特征。照片和影片是和马努埃尔·阿兰达本人同机到达的。行动之神速，要求之迫切，精神之紧张是克莱隆所接受的使命中从未遇到过的。看来阿兰达每时每刻都存在着致命的危险。克莱隆暗想，问题一定很严重。他们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惊惶失措过。

现在是一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炎热异常。影片中，阿兰达出现在他家乡的大街上，头上总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而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他却始终戴着皮帽。克莱隆一到

维也纳也立即买了一顶皮帽，他无疑和阿兰达一样怕冷。

这么说就是要在戴帽子的情况下击中他的头部。克莱隆想，我是有把握的。戴着帽子的人我过去干掉过不止一个，其中就有戴草帽和便帽的，甚至还干掉过一个戴钢盔的，都成功了，只要下手时稍加注意就是了。

当蓝色的梅塞德斯拐入一条地面结冰的林荫路时，克莱隆从瞄准镜里一眼就看清了前面的车牌。他仔细地辨认了一遍，车号没错。自从他被判处死刑以后，他成了一个极其谨慎而且保守的人。七年来他没有动过窝，一直住在安法的一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卡萨布兰卡^①漂亮的别墅区，这个区在利奥特公园的西面，一直延伸到海边。七年来他进出同一家饭店和理发厅，总是在一家至今仍保留着高围墙的阿拉伯旧城区的土耳其浴室就浴，光顾同一位裁缝和邮票商，看同一位牙医，进同一家教堂，使用同一件武器——一支98式德国造短卡宾枪，口径7.9毫米，弹壳长75毫米，枪长1100毫米，弹夹装五发子弹，配有望远瞄准镜，加在一起总共只有4.2公斤。枪的后坐力很小，连发速度快。克莱隆把98式枪的距离调在一百五十米处。枪管就架在小天使雕像的左脚旁。

2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点四十三分，到这个时间为止，维也纳教区于一八七四年宣布开放的中央公墓里，在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五百零八平方米的土地上有着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座坟墓。

^① 摩洛哥城市名。

克莱隆虽然初次到这个地方，但对这块非凡的绿色墓地实际上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借助一本小册子、一张公墓平面图以及两名售货员喋喋不休的介绍，再经过实地观察，对这块地方已经了如指掌。他根本不相信那些既无能又自以为是的主子们，所以每次行动之前总要亲自把情况摸准确。克莱隆过去当过数学和拉丁语教师，对人、人名和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

克莱隆昨天就了解到，马努埃尔·阿兰达今天下午要到墓地来。下午四时五十五分，装在法国一路顺风旅行社后面房间里的短波电台就繁忙起来。法国旅行社位于黑山广场的尽头。

“我要奥林普……我要奥林普……我是十一号……”

“听见了，请讲！”

十一号开始讲话，无线电联系非常顺利。“阿兰达已回旅馆，他告诉零号说，他明天要去中央公墓，要零号介绍去公墓的路线。”

他们迅速在维也纳作好了准备，设备齐全的总部设在旅行社的后面，这里拥有大批特务和五辆装备电台的汽车。电台全部配备斩波器和矫正器，使第三者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只言片语。他们给克莱隆提供的汽车里就有此类装置。

“那串钥匙呢？”正在操作中心电台的人激动地问。密室里聚集了五个人，包括领导旅行社的让·梅西和他——克莱隆在内。除了克莱隆一人不知道钥匙串是怎么回事以外，其他四人听后都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在纸板箱里。”

“白痴！纸板箱在哪里？”

“喔，当然在验尸间……我指的是法医研究所。”

“你们有把握吗？”

头头现在亲自对着送话器在说话。让·海西身材魁梧，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睫毛很长，头发花白。他领导维也纳中心电台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他的嗜好就是搞女人，克莱隆来维也纳不久就发现，这个年过半百的家伙至今仍能搞到他所喜欢的任何女人。

“完全有把握。阿兰达刚才还向零号抱怨说，他们没有交出纸板箱。箱子必须随尸体一起移交，而尸体要到明天十点钟才能领取。”从沙沙作响的扬声器里传出的男人的声音十分清晰。克莱隆心想，事情看来并不复杂。估计零号可能是个门房，他无法离开工作岗位，所以只能把阿兰达的全部活动情况转告能在旅馆中自由活动的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克莱隆不知道。他们把一切都搞得神乎其神。这后一个人是决不允许直接给旅行社打电话的，他必须用公用电话通知另一个家里有电台的人，再由此人转告中心台，其他联系办法都受到严格限制。

“阿兰达会不会起疑心？会不会欺骗零号？”

“头儿！阿兰达受到了严密监视，对他一分钟也没有放松！他离开研究所时没有拿到纸板箱！”

“他会不会把那串钥匙放在口袋里呢？”

“不可能！”

“你们要知道这事关系重大。他要是现在拿走了那串钥匙，那就全都完了。”

“请您放心，头儿。我们了解过了，他们是严格按照规定行事的，哪怕是一小片纸或者一条鞋带也不会让阿兰达拿走的。我们的规定不就是根据整个计划制定的吗？”

“是的，是这样的。”梅西边说边扯下了领带。

“这就是说，阿兰达明天上午才能拿到钥匙。不过他为了及时处理尸体，肯定一拿到就会马上送去空运。他说过，办完这件事也就快到中午了，他要先返回旅馆吃午饭，然后才能去公墓。”

“他要是不去呢？不去就会拿到钥匙！要是他说，先打开纸箱看看再说呢？”

“零号报告说，阿兰达确实要去公墓。他根本没有想到钥匙，这事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还丝毫没有察觉！零号说得很肯定，阿兰达只是叫人把纸箱送到他住的套间去，他根本不会看，起码在他去公墓前不会看。当然正象您一开始所估计到的那样，要冒些风险，因为从他取得钥匙到送他上西天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克莱隆的脑海里忽然产生一个念头，阿兰达可能要拿到的究竟是什么钥匙呢？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发现梅西正看着他。“好吧，去中央公墓是没有问题的，明白吗？”

“明白。”

“你派去监视他的人不要撤走。”

克莱隆只是点了一下头。梅西继续对着送话器说话。

“阿兰达现在在哪里？”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今天去公墓已经来不及了，那地方四点半就不准进入，五点钟关门，况且他还要去使领馆办理有关棺材的证件。”

“喂，三号……三号，请报告！”

“我是三号，奥林普。”扬声器里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们都听清了吗？”

“听清了，头儿。”

“旅馆出口处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咖啡厅的出口处呢？”

“也很清楚，头儿。”

这家旅馆的咖啡厅很大。

“阿兰达去使馆时你们跟着他。以后他上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并随时报告。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过两小时由九号接替你们……”

克莱隆离开旅行社时买了一张中央公墓的一览图和一本小册子。在维也纳期间，他就住在一路顺风旅行社的那间曾为他放过电影的暗室里。室内除了一扇老虎窗外，没有其他窗户，里面没有象样的床铺，只有一张可折叠的行军床。克莱隆对此毫不介意，他是受过锻炼的。晚上，他躺在行军床上研究了公墓的一览图和那本旅游指南，然后做了长时间的祷告。他向上帝祈祷，对自己所干的谋杀勾当深感悔恨。他真诚地祈求上帝保佑他马到成功。这是他每次行刺前的老规矩了，因为按基督教的教义来说，他是个地道的刽子手。他读过贝玑^①的作品，贝玑曾说过，对于基督教的末世学说，谁也不如罪人清楚。

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克莱隆出发了，他用无线电作了通报。

“喂，奥林普，我已上路，正在去公墓的途中。”

“您的时间还很富余，一号。阿兰达刚进旅馆，还没有吃

^① 法国诗人，政论家。

午饭。”

“我得先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克莱隆回答。

他非常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地形。中央公墓位于维也纳南郊，共有十一处入口，其中三处较大的在正面。

“奥林普呼叫一号……奥林普呼叫一号……”

“我是一号，奥林普。”

“阿兰达离开旅馆进入咖啡厅，他在那里喝咖啡。现在请对表，一号！”

克莱隆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十三点三十四分。”

“十三点三十四分，完全一样。”

忙碌得毫无意思，每次干完后又得重新再干，克莱隆心中暗想。天哪，我对这一切是多么厌烦！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九六一年我参加了被人称为恐怖组织的秘密军事组织^①，可是并不太走运。我今天的本事就是那时候学的。就象戴高乐对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一样，我们最后的结局也很不景气。有一次我们在爆炸一座电影院时被捕了。我很爱孩子们，可是事先并不知道电影院正在放映儿童影片。我被判处死刑。当我被蒙着眼睛站在墙根等待枪决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家伙，他对我说，要是我从现在起同意为他们效劳，就可以不杀我。我不是英雄，也缺乏勇气，于是我说：“同意。”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他们工作了。这次来维也纳也是受他们的指派。

这帮无耻之徒！克莱隆痛苦地诅咒着。我什么时候才能

^① 过去法国设在阿尔及利亚的秘密组织。

摆脱这帮家伙呢？永无出头之日！现在连我的妻子也死了，我要是没有雅尼娜……克莱隆的思绪又转到了自己的小女儿身上。要说境况很糟也完全不是。他有孩子和房子，有可观的收入。他们让他以一家法国进出口公司经理的身分居住在卡萨布兰卡。

克莱隆开着车在公墓外转悠时只遇到过四辆汽车，二十来个人，谢天谢地。

“奥林普呼叫一号……奥林普呼叫一号……”

克莱隆作了回答。

“现在是两点差五分。已经有人把阿兰达的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了，他本人正向旅馆外面走。”

“知道了。”克莱隆回答。

他驾车通过已经很熟悉的公墓，把车一直开到坟墓中间一处圆形广场的几棵高大的古梧桐树前。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克莱隆呼叫总部，报告说：“我已到达现场，正在进入指定位置。”

“很好，一号。二号正尾随在阿兰达车后。他要是中途再耽搁，不直接去公墓的话，二号将通知十二号，由十二号驾车继续沿原路开，以便通知您。不过阿兰达肯定会去的。”

“但愿如此。”克莱隆说完便关掉了通话器，接着关掉油门走下了汽车。克莱隆四十八岁年纪，不过从外表上看要比实际年龄大。瘦削的脸上长着一个罗马式的鼻子和两片薄薄的嘴唇。身上穿一件内絮羔羊毛、面子为豌豆色防雨府绸的厚大衣，羊毛围巾，滑雪裤，脚上是一双毛皮靴。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沿着已经清扫过的马路往前走，一边把98式卡宾枪藏到大衣的里面。

十四点四十三分。

98式卡宾枪的枪管在慢慢地移动着，克莱隆正信心十足地通过瞄准镜监视着那辆越驶越近的蓝色梅塞德斯。从里茨饭店到这里，路程很远，克莱隆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总算等到了。克莱隆的两手倒还暖和，而身体却冷得开始麻木了。

梅塞德斯开得很慢，显然是在滑行。阿兰达一定是在寻找通向第74号墓群的那座坟墓。小小的路标已被埋在雪下，他只能这么困难地辨认着通道。

靠在石雕天使脚趾上的98式枪管在继续移动着，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着，克莱隆的身体也随着枪管在移动。

远处又响起了沉闷的汽车疾驰声，这种情况在克莱隆到达墓地后已经有过多次了。他飞快地看了一眼手表。

十四点四十五分。

克莱隆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缝，他在这种关键时刻往往会突然变得异常镇静。梅塞德斯在前面，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停住了。克莱隆把枪管稍稍向左侧抬了抬，同时调整着距离，现在他从瞄准镜里已经看到了车左侧前门的玻璃。

他胸有成竹地想，该下车了，乖乖地下车吧，我的朋友，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停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就够了。空气一颤动，枪口发出几声巨响，他就算大功告成了。这个我既不认识也不了解的马努埃尔·阿兰达，这个我奉命处死的人马上就会寿终正寝，而我也算完成了使命。下车吧，喂，现